

政治小說

義俠效順記

中國圖書公司記印行



政治小說

義俠效順記

中國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洋裝
一冊

學 生 修 養 日 記

定價
一角

學生在學校與家庭，以養成

性為要務，然託諸空言，不求實踐，

品性何由而成，本書為修養

先生所撰，於日記

養之法，首列示

格俾學生自行記載，

附格言每冊可供小

用各學校若用此冊，令學生依法

作記，則於道德教育，必有良好之結

果，教育家請留意焉，

代售處 上海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義俠效順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編輯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編輯部

校訂者 吳縣湯頤叔

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公司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發行所

分售處 中國圖書公司 和各省支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字四百八十二號

中國圖書公司記出

違警律通俗解

潘承鐸編 一冊定價二

違警律爲現行法之一。歐美日本。警務均甚發達。其效果固恃有執行法律之官吏。而尤在國民之能實際服從。今吾國內地施行法律。扞格良多。無知犯法。情尤可憫。此書命名通俗。文字不涉艱深。務以淺顯明達爲主。編者苦心。謂希冀減少此等

罪。誠非虛語也。

韶光駢陟人生。朝露蟬蛻夏蟲。何在非是。人當少壯時。血氣。一。務爲好勝。覺倒山非難。傾海惟易。所謂少年頭角崢嶸者是也。殆至年長境遷。追溯既往。曇花幻影。徒留鴻爪於腦絲。煙波葦航。時憶萍踪於夢寐。撫今慨昔。足以自驚。人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欲得虎子。正賴入虎穴時之決心。藐焉予躬。雖不足與於冒險家。而先後泛海十四年。往來驚濤雪浪中。辛苦備嘗。亦庶幾自來所謂冒險家。以塞吾少年盛氣勃勃之奢望。其中離奇錯綜之事。正堪爲諸君茶餘酒後之談資也。

余初執役於倫敦商船公司。司員俱有階級。升陟非可獵等。余航旣渡英倫南美間。無何而得四等船員之位置。無何而復得二等官員之證書。雖天假之緣。亦砥礪勉以致之。非倖獲也。而勞力漸增。幸福與俱。得位稍崇。羈絆亦減。余乃得信步暢游。憑欄瞻眺。時或與船客談天說龍。時或與美女並肩攜手。較之爲水手時。蟄居蜂窩。

中。與機器爲伍。與司匠同工。其苦樂不啻霄壤。然得隴望蜀。人欲無饜。上達之心。未敢稍怠。六月而任爲三等船官。逾年而錄名二等。卒就大副之職。志顧已遂。職務亦重。爲大副者須娛樂船客。使賓至如歸。又須羈勒水手。使各盡職務。蓋兼負水手責任。尤必顧公司利益。實一船之總務長也。對於船主。亦須服從稱職。設船主而爲仁厚君子。能知人善任。則和衷共濟。事尙非難。若庸懦暗弱。或恣睢暴戾。則爲之下者。不勝其掣肘之苦矣。不幸余末次航美。新易船主乃庸暗而非明達者。其名爲黑維頓。余初不知爲何許人。及見之。衣服華麗。狀如翩翩公子。雅不似航海中人。望而知爲登徒好色之流。人雖不可貌取。而余覩其狀輒憎惡之。船始出塢。萬端待理。固無暇督率清潔。乃黑維頓甫至。於紛擾忙碌之間。卽授令曰。清潔船隻。余對之曰。恕君稍待。俟一得工人出船。卽可從事清潔。免君之煩也。黑維頓藐然怒之以目。返入其室。未幾而二副與之起衝突。四等官繼與齟齬。自審余之遭厄。將不遠矣。果也。次日余方與發薪員接談。卽得船主召余之命。急前往。則羣婦環繞其身。狀頗傲岸。余私

自語曰。彼必爲欲獻殷勤於此輩耳。其事竟不出余之所料。

彼乃語予曰。海斯渥君。吾聞汝禁女客之用大桌何也。

余曰。未也。余將許用大桌於船既出港之後。自來余等非出港後。不得用大桌。習以爲例。不敢或違。是前船主破母爾所定之命令也。

彼慍然曰。余乃現今船主。汝從破母爾之命。抑余命乎。速攜大桌來。他日款待搭客。須加殷勤。凡在汝責任內事。好自爲之。吾深望吾船役之能盡責任也。

余曰。如是甚善。卽離去。

自是而後。船主對余所爲。無一事滿意。吹毛求疵。日夜尋隙。余知吾業之不可久矣。抵南美二星期而後。船仍啓碇回鄉。而此次鬱鬱乏味之航路。已去其半。其又一半者。尙在開始。予不欲以船主之尋釁。復喋喋諸君前。今欲使諸君知者。則鼓輪返國時。遇一人焉。爲吾身重要關係。諸君不可不知。其人西班牙產。自稱爲雪維脫。舉止容貌。必爲閱閱世家。身長約六尺許。兩眸閃閃。作黑褐色。髮亦如之。英武有鷹隼氣。

鬚絲下垂。作三角形。時有所思。則捋之不釋手。若鬚絲順。腦絲亦將順者。初排船艙而入。余卽奇之。以爲生平所見未有若是之奇偉也。旣問余船將啓旋否。余聆其操柔婉脆朗之英語。非常諳熟。談話移時。漸及船主黑維頓之苛碎。彼亦深謂不然。因得同心暢抒懷抱。間或縱論他事。亦極水乳。評議黑氏。尤語多且快。日積月累。蘊鬱於胸中者。固不期一洩而盡也。然余與黑氏雖勢成水火。而無意相爭。每隱忍以避之。豈知彼竟增長氣燄。一日船自西印度島而南。諸髹工正從事油漆桅欄。予命一匠跨欄漆之。忽大西洋驚濤澎湃。船爲之掀。匠急內躍自救。匆忙中。將漆桶潑於艙板上一女子之膝。予急趨女所。竭力斡旋。幸斯女仁者。不露愠色。且對余曰。此倉猝事。勿責此匠。此非彼過。吾將問海若以償吾失也。含笑而別。女甫別去。船主忽來。見漆痕狼籍。作色對余曰。此何也。

余曰。一匠猝遇浪至。致翻漆桶。

彼復言曰。然則汝何爲。使此曹敗類役此耶。言時若不知責官員於屬下前。爲之失

禮者言畢。卽離須臾。復召余去。盛氣相待。余亦莫明其所以然。旣闔門。彼卽厲聲曰。咄咄。汝竟將應告余之事。而不余知耶。

余不欲失吾常態。仍答之以禮曰。吾不明君意何屬。其關救生船之……

彼抗聲曰。干此何事。余所欲詰者。汝何爲未告我潑漆於女衣事。非管事者言。余將毫末不知。汝胡爲而不我告耶。

余謂此瑣屑事。不足瀆君聽聞。亦係偶然事。某女士已宥該匠矣。

偶然抑非偶然乎。君必宜舉以相告。吾以爲君頗不能盡君之責任。近更每况愈下。竟玩視吾命如兒戲。吾今面語君。此船爲汝辱矣。

余仍忍之以禮答曰。余誠惶恐。致君有斯言。余固竭力治船者。君能指其過失。余當立卽更正也。

毋以浮詞相加。余非來此聽船員之言者。一船之辱。全船員之辱。吾惟有將實情一。至倫敦。卽達部。請示辦理可耳。

終請君以余之過失明白宣布爲幸。

何事不過。何事不失。昨吾指君帆布上一罅孔。君猶憶之乎。

余曰。然。今修葺已畢。將卽招帆工安置之矣。

彼欣欣起而謂余曰。君隨余行。余等觀察之可也。余自信余言不欺。亦欣然隨之往。至則大驚。孔固未補也。

此君所親見。君語我以不實。君亦自認其過乎。厲聲所播。至達二等艙客之耳鼓。余以有成竹在胸。足塞悠悠之口。卽答之曰。余不認余爲謊言者流。君若招補帆匠面質。當知余已於今晨命彼爲之。此補帆匠放棄責任。於吾乎何尤。

斯非君之過而誰之過耶。君若督察以爲。則何至猶未治耶。余將錄之航海日記矣。長揚而去。余乃招帆匠質之。匠謂方擬工作。適以事他往。遂致忘却云云。余於寂坐已室中。回思此事本末。不禁喟然嘆曰。余其不免乎。彼果訴之公司。公司必聽信之。卽不信吾爲溺職。而天下無無火之燄。或以爲未必盡無稽也。萬事俱可毀。若詆余

爲不潔不誠。則非余所能忍受也。自是而後。日烈一日。任竭其力而皆不免於過。尤可恨者。彼黑氏一人怨我尙不足。復嗾使船客反對我。諸君思之。吾將何以堪乎。幸也。吾已告諸君。諸君當不忘吾渡大西洋時。尙有談心之友雪維脫其人也。與之遣悶消憂。益余非淺。其人執何業。余不能確知。惟察其言而自各方面觀之。彼蓋擁有厚資之大富翁也。又飽嘗世故。富有經驗。歷觀戰事於墨西哥、尼加拉加、Nicaragua、西蘭徐、Brasil及智利 Chile等處。彼若非出以懇摯堅決。人將不信其經事若是之衆。一日方於吾室中促膝對談。余問之曰。南美之革命。其將與時終始而未有已耶。

彼以纖白之手脫雪茄於口而對曰。大概然也。聚全球役役之民。而爲柄政者之傀儡。則亦弱者爲肉。強者食之。逐總統政爭之潮流以爲趨向耳。

余曰。總統固非余所注意。其地位亦何常之有。且孚民望而夕失之。朝聞謳歌而暮飲刃彈者。想亦比比然。

彼遲遲答曰。是固甚屬危險。然當知垂涎戀棧而欲稱霸區區之地。亦不乏其人。余不禁私度以爲彼豈亦有志於是耶。

既而彼乃接續言曰。余數年前。嘗遇一友於巴黎。彼曾爲兵士於法領南美地。爲剪匠於澳大利。爲礦工於角地。爲股分經理於紐約。實全球之飄流家也。彼能言全球言語之半。純熟無倫。與土著無異。爲余生平所遇最奇之人。余初遇之於巴黎。彼方枯餓殆死。越三年而爲南美小共和國之大總統。

現彼在何地。

攝總統纔六月。有人焉起而與之爭衡。籠絡兵隊以爲爪牙。遂以詐術竊其國而放其主。吾友乃潛遁逃。現方處心積慮以圖復位。誓必指日達其目的云。

君之友乃不忘舊怨之人歟。吾言此。吾頗疑彼於此事不無關係。

余思之亦以爲然。而其不甘帖首以忍辱。則可必也。

言至此。彼轉其談鋒以及他事。問余在此幾年。曾歷何國船中。同事爲何。久之目光

四瞬。見戶外無人。乃言曰。余似見君與船主相處不甚睦。余曰然。然則君亦得有船師之證書乎。余應曰有之。然則若有機會。君將無意於爲船主乎。余笑謂曰。大概無意。然則他公司若有延君者。君必願就矣。余未明其意何屬。卽對曰。是則甚願。彼又詢余已婚否。余曰未也。苟有力。余必爲之。彼曰。來日方長。是或非難。卽起祝晚安而別。數日後。余等方航英倫海峽。彼又與談論及此。不知彼有何隱衷。一再言此。殊令吾索解不得也。

第二章

如是者復四日。船抵英國。而余最乏味之航路乃得於此告終。余以各事旣安排妥善。卽離船登岸。船主並不與余作握別語。吾知彼意向所在。仍忍不與較。然彼必逞吾爲快。吾將何以自處。思家念切。匆匆整裝。航路中事且付大西洋潮流以去。余乃自倫敦赴賽利貝。並由賽利貝步行至福斯底。卽抵余家。沿途心腦中爲之栗六者。則余於數分鐘後將見吾慈母及吾最愛之馬來。馬來余之未來妻也。嬈嬛綽約。可

親可悅。仁雅柔厚。尤足延譽。入吾福斯底鄉者。莫不知馬來。人俱稱爲華頓小姐。幼孤。父母俱早死。有家在倫敦。欲招之往。彼以不忍梓里故。依戀不去。居於鄉小學校內。爲音樂師。兒女愛之。兒母親之。一鄉重之。自吾父爲藥師時。今已死累年矣。余卽與馬來相識。兩小無猜。愛與年增。深結無懈。至念三歲。訂秦晉之盟。其齒蓋少余二年也。斯時心中思潮與鐵道轆轤相轉。未幾抵賽利貝。距福斯底尙五里許。行行重行行。若甚迢遠不可至。夾道阡陌。龍葱芳草紛靡。若先吾母。吾馬來而迎余者。每逢斷流孤橋。俱醒吾之目。起余憶力。某某池。余初得鱒魚處也。某某場。余與諸童游戲處也。離家半里許。遇一老牧師。卽握手表歡迎曰。久別乍逢。歡樂何極。此次航歸。似促於往昔也。余曰。誠然。現家鄉何若哉。老人微笑曰。君莫非問華頓小姐乎。起居勝常。足爲君慰。正思君歸耳。令堂亦安。昨猶見之也。余與老人遂携手同行。不數武抵家。乃別老人排闥入。馬來與慈母急趨前。接吻者再。坐廳事中。吾母出其慈愛之手。撫余而絮絮問余近狀。馬來則注茶飲余。余見馬來卽不得不言馬來。恨不得大

文豪大繪家。使得呈馬來於諸君前。使諸君知馬來爲何狀也。馬來金髻碧眼。豐頰細腰。身纖而長。約五尺九寸。曳白繭之褕。亭亭孌孌。左手指帶余所贈之情戒。蓋自贈戒至今。已十稔矣。夜馬來同餐。且食且談。致足樂也。如是享家庭之樂者二日。第三日爲星期。馬來校假。得朝夕相共。與余執竿而釣。午後清風徐來。余乃假老牧師之馬車。與馬來同車馳騁。樂莫樂矣。既返而女僕持一函至。觀其面則自吾船公司來。發函伸紙。讀之如下。

海翁台鑒。星期五三時。公司開會。會長囑僕專函謹請。台駕屆時。賁臨是禱。

書記員何炳生謹白

馬來問余曰。此何爲也。何爲而必求君去。君歸無幾日。卽欲奪人至樂之光陰。亦太不諒人情矣。

余曰。余其危乎。此必船主黑維頓訴余於總局。黑氏此次與余相處水火。彼之出此。處心已非一日矣。

馬來注眸曰。非禮者彼黑氏。不平者此訴訟也。吾恨不得彼而面詰之。

余接函後。方寸擾亂。一家之衣食俱賴公司。若一失職。將何以堪。星期五余卽至賽利貝乘車至倫敦。直至公司。先與書記接洽。有頃而會時已屆。由書記員引導入。四周圍座甚盛。會長卽延余上而詢之曰。延君來非他。實因黑維頓有稟控君。言君於此航期內。溺職失守。凌侮船主。又控君以不誠之大過。故請君自行辨白。吾儕固深爲君不幸。而有此被控。請君卽言所欲言。

余所欲言無他。惟言此訴狀無一字係實情而已。

會長曰。海斯渥君。君毋爾爾。黑氏執役累載。初未聞有惡感於人。君胡不稍遷就。而曰有幾分實情之存在乎。君若稍留餘地於人。公司亦可留餘地於君也。

余曰。余以尊敬己身及公司之故。不能忍受此控。余不敏。不知所以。黑氏受職之初。卽不喜余。一若入門見妒。入朝見忌者。此控告之由來。實因此最初不喜余之故。余乃歷述途中情形。侃侃而道。如何船尙在臨而苛求清潔。如何潑漆婦女而惡聲。

相加。餘於瑣碎荒謬處。悉陳無遺。余言至此。怒不可遏。幾不自持。遂無他言。若輩皆左余而右黑氏也。旋命余退。休息十分鐘。復召余至。

會長正色言曰。海斯渥君。吾輩已籌之熟矣。君執役亦已甚久。從未有人控君。是以格外審慎。取決於衆。以爲君宜至船主黑維頓處謝罪。許君得補過於將來如何。此誠余初料所不及者。余以爲余得原告面質。或得求見證人而剖白之。今乃反是。答曰。余不能納此判斷。黑氏之控。非有真理可言。彼能證其言之不謬。則已耳。不然。彼當負荊於我。我無他言。我惟知我爲無罪。我在他船時。我之行爲何如。船之治亂如何。亦必能報告於君等。卽船塢總理亦能言之。若能假余以時。余當能證余之無失也。會長曰。不幸船塢總理之言。亦與船主無甚軒輊。乃猛憶余曾與船塢總理反唇。宜乎彼之陷井下石。協以謀我也。余又言曰。若船塢總理而言如此。余敢言船塢總理與船主所言者皆謬也。

一監理起而言曰。君乎君乎。如此則誠吾儕所希聞矣。盍不一聽會長之言而認過。